

毛英著



惜別山阴道

小说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7.7

惜别山阴道 毛 英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21000 印数: 12,000

1979年6月 第 1 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108 定 价: 0.40 元

目 录

傅云芝·····	1
刘大刚·····	17
一个夜晚·····	33
惜别山阴道·····	42
洁白的雪花·····	61
我的老师·····	79
尊严的岗位·····	87
战马奔驰·····	93
路标的故事·····	100
点篙引船·····	112
进上海的第一天·····	122
“八宝稀饭”·····	126
美丽牌棒冰·····	130
凯旋归海门·····	133
迎着初升的太阳·····	139
中秋节·····	147
奔向文化高峰·····	156
柳儿青青·····	164
深山一人家·····	167

“国际”.....	172
今日兰江更秀丽.....	177
不落的战歌.....	185
炎天流火翠如春.....	195
后记.....	201

傅 云 芝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喊傅云芝同志叫姑姑。大家有事、无事，都喜欢到她屋里去坐。我呢，由于工作关系，更是形影不离。论说，我们这样喜欢姑姑，当然也就与姑夫很合得来了。事实恰恰相反，他是个非常惹人讨厌的家伙。只要姑夫一开口，谈笑的立即闭上了嘴，坐着的马上拔起了腿。为的是，他见了我们女同志开口闭口就骂人是骚货。有一回，我因为有要紧的事去找姑姑，一边跑着，一边喊着。冷不防他象凶神恶煞似地蹲在门口，冲着脸骂我：“叫魂呀！大白天找野汉！？”气得我眼泪直流。

他不但说话粗鲁，而且还是个顽固不化的人。三十来岁的人正当年，摆着抗日游击队，他不参加。连乡里的自卫队也不干。成天担着副箩筐赶集卖水果。我亲眼看到根据地的首长跟他谈话。首长从东说，他的脸向西，首长从西说，他的脸朝东。首长问他：“我们根据地的四周不是日伪军，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要没有共产党、新四军，你怎么能够安安稳稳地做生意呢？”他把头一别，脖子上绽出条条青筋，吼道：“共产党怎么样，把我的老婆抬到天上去了，说什么不听什么，

我作不得主了。你们去打听打听，我老婆从前是怎么样的人！”首长说：“你老婆听共产党的话，是好是坏，日后你会明白的。”谁知，他也有话：“明白？双脚直了，我自明白了。”

不用说，对于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人，云芝同志跟他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我进根据地大半年了，又恰巧是受云芝同志的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可从来没见过他俩好好地讲过一句话。而且，两个人也是分开来住的。姑夫住在自己家里，姑姑借住在一个镇上，两下隔着十里路。先前，姑姑屋子里还有一些从婆家搬来的床板呀、水缸呀、米甃呀、梳妆盒子呀……，现在统统被姑夫一样一样地挑回去了。当然，这难不住姑姑，群众给她凑了一份家具，反比以前的齐整。

姑姑住的镇上，每逢三、六、九有集市。于是，姑夫一个月就要来吵九次。那真比火车还准，一班不脱。只是每一次的吵法，大体相同：若是姑姑不在家，他霸着门槛一坐，见一个民运工作同志骂一个。见女的骂骚货，见男的骂他是吊膀子、轧饼头来的；若是姑姑在家，不管屋子里有没有外人，他便自管自地查问她：前天做什么，昨天又到哪里去了，屋里来过几个男人……？姑姑不答理他，他便信口乱说。要是有人围上看热闹，他便捎带着一齐骂了进去。这样的日子，真是没完没了。姑姑这一头呢？总是老章程一个：见着骂了别人，便拉他进屋，一边向被骂的人道歉说：“别跟他一般见识，总有一天，他会向你们赔罪的。”如果骂了自己，她该做什么仍是做什么，只有偶尔应上一句：“有力气你就骂，哪座坟里的骨头是骂死的？”

但是，听本地人说，姑姑和姑夫从前却是天生的一对，两个人从池塘边走过，连鸳鸯也要气死的。我不相信，他们说：“你不看见云芝的手上戴着个银镯子吗？那就是证明。”不错，姑姑的手上是有一只细条花纹的银镯子。我还跟她开过玩笑说：“姑姑，你舍得把头发剪了，怎么还带着个镯子呢？”记得她当时笑了笑，说是带惯了。

知道银镯子故事的人很多。说是在他俩成亲的那天，姑夫独自到深山里去挖了一天草药，傍晚回来时，满脸是血，差一点喂了狗熊。那只银镯子就是卖掉了草药，上银楼里买来的。人们说得更玄的是，这天，姑姑也冒着大风下塘采了一天的菱，因为贪多，再加上风大，菱桶翻了身，险些淹死。以后，姑姑就拿卖了菱角的钱，给姑夫买了个玉石的小羊羔（姑夫属羊），如今还挂在裤带上呢！

对于这个美丽的传说，我是半信半疑的。信的是，姑夫骂管骂、吵管吵，却从没有提出过要离婚。疑的是，从前这样相亲相爱，现在，姑夫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无情无义呢？

再说，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姑姑参加了革命，是个出色的女干部。而姑夫呢，成天闹着不要姑姑革命，人前人后把姑姑骂得臭臭的。哪里还讲得上爱呢？因此，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替姑姑感到委屈和难受。照我的想法，革命夫妻第一条就是要志同道合。如今，姑夫已经成了姑姑的一个累赘和包袱了，怎么生活得下去呢？这样的婚姻是不相称的，也是痛苦的。我敢断定，照着姑姑的年龄、长相、品性，再找一个好的爱人，那还不是很便当的事吗？于是，有一

天我便向她提出来了。我说：“姑姑，你早该放下那个包袱了！”

“什么包袱？”姑姑没听懂我的话。

“姑夫老是夹缠着你，不是个包袱？不是个累赘？”

“好妹妹，人怎么能比做包袱呢？”姑姑说话时，双手不断地绞动着，双眼凝视着我。看来，我的话使她感到惊讶。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脸孔红红的。这时，她却用手圈住了我的脖子，柔声柔气地说：“玉娟，是不是你看出姑姑妨碍工作了？”我赶忙摇头摆手地说：“没有，没有。”说实在的，论姑姑的工作，就算是豆腐里挑骨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我还是说出了对她的看法。那意思无非是说，对于姑夫不能一味地迁就，夫妻之间，特别是有一方参加了革命，如果不是志同道合，是不可能白头偕老的。

“说的是。都怪我从前对他百依百顺，把他的性子惯坏了。”随后，她又反过来问我，“你知道，我同姑夫是怎么闹翻的吗？”

我摇摇头。

“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姑姑说，“这天，我们男男女女七八个人正在开会，突然从门外闯进一个人来。我隔着窗一看，见是一个穿着破烂军装的士兵。心想是国民党的逃兵来投奔新四军的吧？冷不防，这人却在叫喊我的名字。心里一颤：莫非是他回来了？奔出去一看，果然是他。当时，他好象不认识我似的，把我从头看到了脚：发髻剪了；从来不把皮肉露在外面的人，穿起了短袖子布衫；打路上走遇到

男人便要低头的人，现在跟许多男人坐在一个屋子里有说有笑……。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我大变了。挂起一脸恼怒的神气。给他端茶，不喝；给他搬椅子，不坐。老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家里结起了蜘蛛网，你不要那个窝了？’说完，一甩袖子走了。

“这天，开完会，领导上放了我三天假，让我回去处理处理。三天当中，我不知跟他讲了多少话。我同他讲，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共产党、新四军有些什么主张，打过些什么仗，三年来家乡起了些什么变化，我又是怎样地想念他……。他呢？顺转来倒过去，总是那么一句：‘你忘了从前讲过的话了？’

“从前，我们确实是商量好了的。我的娘家没剩下一个亲人，他也是一个孤儿。我和他从小都吃尽了苦。将来在一起，得一心一意置点家业，过几天安稳的生活。后来，他被国民党拉去当了兵，我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好容易逃回家来，好比是一只飞倦了的鸟，我怎么还好去刺激他呢？我只说：‘闹革命对不对，日后你会知道的。如今，我在乡里搞革命，离得又不远，三天两头便能回来看你一次，这样不仍是很好吗？’

“谁知，他又冲出一句话来：‘你是翅膀硬了？想飞了？’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一个在农村里长大，又读过几天孔夫子书的人，难免会有这种思想的。再说，他虽然是逃了十次八次，才从国民党部队里跑出来的，却也免不了会受到一点影响。所以，我一点也不见气。反而陪着笑问他说：‘你是不

高兴我剪了头发？每天梳个髻子，实在妨碍工作呀！要是你不喜欢我穿这种短袖子衣服，以后我就不穿好了。”听了这些，他又板起脸孔，拍了拍桌子说：“嘻嘻哈哈的，我就是戳心！”这话的意思，我也明白，他是不满意我们男女同志在一起工作。我便说：“你慢慢地会看惯的。”他气急了，一蹦老高：“看得惯，除非挖掉了我的眼睛！”

“一转眼，三天过去了，我要回镇工作。一早，他见我挟着个包袱要走，便拿了条门闩霸住房门说：“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哪里也不许去！””

“他真的打你了？”我急得不得了。

“这时，我也多少动了点气，拨开他的一只手，蹬蹬几步走出房门，说道：“你还想把我吊在你的裤带上？”他气得追到了大门口，从腰里解下了我送给他的那块玉器，往地上一掷：“把锄子脱下来，往后桥管桥、路管路，一刀两段。”我只得又陪着笑，从地上拾起那块玉器，对他说：“谁跟你讲傻话，我还少不了你这个宝哩！”离开村子前，我又去找了几个好伴，拜托他们帮着他洗点衣服、烧顿把饭。”

“唉，”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姑姑，你太迁就他了。”

“好妹妹，这不是迁就。人的十个手指有长短，走路也还有前后脚，参加革命也作兴有个早晚嘛！”我知道，这便是姑姑的主张，任什么力量也动摇不了她的。

平日，我也曾听那些与姑夫相熟的人说过，说他是头倔脑的人，发起性子来，三条大水牛拉不转。四年多以前，也就是他同姑姑成亲的那一年，日本鬼子沿着浙赣线打过

来了，国民党的兵象山崩似地败退下来，大家都劝他上山去躲几天，免得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他却偏偏一百个不相信，硬说他是独丁独子，怎么也抽不到他。结果，当然被拉走了。临走时，姑姑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他却一甩手臂，将姑姑撂倒在地上：“哭丧呀，见了他们的师长，隔一夜便跑回来了。”到了国民党部队以后，十回八回地逃，每一趟抓住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有一次，反动派的连长把他缚倒在全连的面前，强迫一百多个弟兄，每人在他屁股上打三扁担。可是，在他没有昏厥过去以前，总是一个劲地喊：“打吧，打不死是我的。”

自从了解了这些底细以后，我对姑夫也多少产生了一点好感。可是，使我更加想不通的是，当他初初回家的时候，突然见到家乡变了、姑姑变了，现实的情况，同他一心一意要过几天安安稳稳的小家庭生活的想法不符合，于是一切都不顺眼，这还情有可原。如今，时间过去一年多了，就算一天听一句话、看一桩事，难道还看不明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吗？难道还分不清他的老婆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吗？

正因为这样，群众的反映很多。人们说：姑姑成天处理别人的婚姻，调解别人家的纠纷，怎么自己的婚姻就处理不好呢？这情形倒是真的。姑姑管的是妇女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处理一二件婆媳、夫妻、姑嫂之间的纠纷。我看她判过的案子不下百余件，件件都判得合情合理。她常常把小媳妇、大嫂子、老太婆带到自己家里来过夜。就在那些裁剪衣服、穿针引线、劈柴担水、切菜煮饭、管教孩子等细小的动作中，

和叙说家常中，不知不觉地把纠纷调解好了。

姑姑这样关心妇女的利益，妇女们还有不向她掏心的？有时，突然进来一个年轻的女人，朝台子上放下几双鸡蛋，再俯在姑姑的耳朵上说几句话，红红脸走掉了。等到来人走远了，她才笑咪咪地告诉我，某某人有身子了。

有时，到了夜里，还会突然闯进一个女人来：“云芝姐，今晚我跟你作伴好吗？”“不嫌我的被褥脏，就宿在这里。”正因为这样，当地的老百姓管她的那张床叫“连心床”。他们说，包龙图审案靠的是阴阳床，能通阳世阴间，傅云芝靠的是连心床，比包龙图算得更准。

通过这些事例，对照着姑姑处理个人婚姻问题的态度，我自以为又比以前更深一层地理解到姑姑的为人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子，对于婚姻问题，确实有一些偏激的看法。先拿我们这些初初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来说，自己还编了个歌子呢！高傲地唱着：“谁愿意做贤妻？谁愿意做良母？……”每次，姑姑听了，总是不无嗔意地说：“不要这样疯疯癫癫的！”说实话，那时不论男的女的，只要说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是志不同道不合，似乎离婚便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在一般的人民群众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小媳妇、大嫂子跑到妇女会来告状，开口闭口就说自己受了欺侮、受了压迫、受了虐待。她们认为，不管怎样，妇女会总帮着妇女说话的。因此，有人就把妇女会叫作“离婚会”了。

我想，姑姑这样耐性地等着姑夫，迟迟地不提出离婚，

恐怕是为了照顾影响吧？我从心里敬佩她这种一心一意地工作和乐于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

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又错了，我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姑姑。

就在姑姑同我谈话不久，发生了一起“泼妇闹公堂”的事件。这个泼妇，跟姑姑同村，论辈份，她还是姑姑的婶婶哩。她长期来虐待、折磨一个守寡的媳妇，村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出来给那个可怜的媳妇证明，我们自己也作过仔细的调查。但是，她却不服我们的判决，高低不让那个媳妇回到娘家去。这还不算，并且又在公堂上拍着巴掌，指着姑姑的鼻子责问道：“徐长松（姑夫的名字）的女人，野猫不晓得自己脸花，没有镜子可以到清尿缸里去照一照，你领头找野汉，每天拆散别人的夫妻……。”

姑姑受了这样的气，回到家里，谁知家里又出了事。这天，我俩一同回家，老远就看到门口围着一大堆人。等到我俩走近了，围着的人，便一个个摇摇头、叹叹气散掉了。年岁大些的，还自言自语地说：“咳，一朵好花插在了牛粪上。”我一头追上去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说。

进得屋来，一切都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想，奇怪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再一看，发现那张粗木花床帐架横木的中间，新贴起了一张黄裱纸，远看象一张符，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首诗。我没读完，连忙把声音吞下了。姑姑逼着我，非要念给她听不可。于是，我只得照直念道：

“青竹蛇儿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是可，
最毒妇人心。”

署名的是徐长松三个大字。不用说，姑夫又来闹过了。顿时，我把这诗与那泼妇的话连在了一道，气得抓心般地痛。我止不住用巴掌拍打着桌子：“姑姑，你还讲什么影响不影响呢？他这样无情无义，不知好歹，害你吃了多少冤枉，还不离了？”说完，又跳上凳子伸手要去撕掉那首诗。姑姑赶过来架住我的手：“谁贴的，叫谁来撕！”我无可奈何地顺从了她的意思，却怎么也想不通。独自闷闷地坐在角落里，象是对姑姑生了莫大的气。不一会，姑姑把饭做出来了。她将饭菜朝桌上一摆：“傻妹妹，气饱了？不吃饭了？”过后，又突然停下了筷子，“玉娟，谁告诉你的，我不跟姑夫闹离婚是为了照顾影响？”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我想要跟她说，谁也没有告诉我，是我自己想的。其实她也知道。她接着对我说：“你把姑姑想得太可怜了，好象我的眼泪是往肚子里流的，好象我等着姑夫，是上级、是群众逼着我做的。妹妹，你怎么这样不了解我呢？”我还想申辩。她却象是看到了我的思想似的，说道：“好妹妹，你是不是以为我等的时间长了？不长。我今年卅岁，过去的二十七年，我不会替自己作主。现在，党来了。受党教育了三年，我可以替自己作主了。我有我的打算。”她怕我不懂她的话，又补了一句，“上午，那个女人骂了我，你一定气坏了，我不气。要在从前，人家只要在背后说我

一句，我也会哭的。”我细细地思量着姑姑的话，嘴巴里嚼着饭粒，越嚼越甜，竟忘掉吃菜了。

我成天跟姑姑生活在一道，却不了解她。别的人当然就更难对姑姑有更深的了解了。

这天晚上，姑姑家里来了很多的客人。他们一进屋，故意不去看那首贴在床架上的诗，看得出来，大家已经知道白天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是想来劝慰她几句的。但是，姑姑仍象往常一样地有说有笑，弄得他们只好把话留在肚子里。过后，有人将话题一转，转到了那位泼妇和姑夫的身上，那真是个个义愤填胸。唯有姑姑静坐在一边，管自纳她的鞋底。好象这些事情压根与她无关。由于姑姑不表示任何态度，大家发了一通感慨，又无话好说了。一会儿，人人闭上了嘴，屋子里只剩下了姑姑拉动麻线时的呜呜的响声。

这时，有一个男同志憋不住了，伸过手去盖住姑姑手上的鞋底：“云芝同志，只要你说个离字，我们大家代你去办！”

“怎么个代法呢？”姑姑抬起头来，乘势将针在鬓角上擦了几下。这一问，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是，笑过以后，一个个都象漏了气的皮球，三三两两没趣地走掉了。每走一个，姑姑总是擎起灯，将他送到门口的阶沿上，并且频频地说着：“走好，走好。”

人们走完了。姑姑仍是纳她的鞋底。我只得独自上床先睡。其实，我怎么睡得着呢？只有我了解，姑姑是在给姑夫做鞋。于是，我就把手掌盖在脸上，装作睡得很香的样子，从指缝里仔细地察看着姑姑的神色。她的眉宇之间，既没有愁

恼，也没有哀怨。她那不慌不忙地扎针、拉线的动作，是多么的诱人呀！她低垂着头，丰满的胸部平静地起伏着。每当她将麻线绕上那带有铜圈的针锥，用力往下绞动时，嘴角上漾起了一丝深深的笑意。这又有多美呀！平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那些姑娘和年轻的媳妇，她们在为自己和丈夫赶做嫁衣、刺绣鸳鸯枕头、裁剪衣服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一种神情吗！果真是针针线线，含情脉脉。

就这样，她做到了鸡啼头遍，我也偷看到鸡啼头遍。最后，我看着她将一双新做好的鞋，并在一道比量了一番，然后又看她拿出了一件新花棉袄（这是用上级发给她自己做棉衣的钱做的），将鞋子裹在里面，这才上床睡觉。这时，我翻了个身，暗暗地对自己说：“姑姑的心，真比宝石还要晶莹。”

以后，姑姑仍是照样埋头工作。说也奇怪，打从这首诗贴出以后，日子过得比较平静了。连着有两个市日，不见姑夫来吵过。我暗暗地到集上去打听了一回，都说没有露过面。

这天，镇上又逢集，直到散市的时候，仍不见姑夫来。他不来，我当然不会想念他。只是感到事情有些奇突。是不是姑夫已经到了计穷力竭的地步，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闹了呢？还是受到了良心责备，开始回心转意了呢？我侧脸看了看姑姑，她似乎不象往常那么平静。每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要回头看一看。见此情形，我熬不住噗地一声笑了起来。我笑姑姑太痴心了，莫不是姑夫隔着几天不来吵，反

而想念了呢？我想，这只能怪我年幼无知，不理解夫妻之间的微妙关系。

正想着，门外响起了腾腾的脚步声。我探出头去一看，果真是姑夫来了。这时，姑姑反当作没听见似的。

姑夫直头直脑地闯进屋子。他什么话也不说，将一篮鸡蛋、一个包袱朝床上一放，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我满以为这就是和好的开始，赶出门去，嗳嗳嗳地嗳了几声。可是，人早就跑得没影了。

包裹里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两句话：“冻死不穿老婆衣，饿死不吃猫儿食。”前一句是很明白的，姑姑托人送去的棉衣、鞋子拿回来了，可是这鸡蛋呢？姑姑没有给他送过鸡蛋呀！

谜很快就揭开了。到了下午，从姑夫村里来了个女人。她告诉我们，这些天常有一些人到姑夫家里去，有的是成双成对的夫妻，有的是拖儿带女一家子，有的是从来不大出门的小媳妇。他们当中，有的不知道姑姑和姑夫在吵架，有的是知道的。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带了礼品去。原来，他们的家里以前都闹过纠纷，现在变得和睦了。他们是来向姑姑道谢的。有的是有心去劝说的。据那个妇女说，姑夫这几天不骂人了。这个好心的女人，还说要把姑姑做的棉衣、鞋子让她带回去。我喜得连忙去拿包袱。可是，这一回姑姑却拦住了我说：“让他冻几天。”

我以为，这一回姑姑恐怕是伤了心了。当然，我对姑夫是不会有同情的。我想，这就叫作罪有应得。